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孙道临老师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脸红的事。有两位英国朋友约他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饭店见面。他准时到达大厅，可等了一刻钟还没见到两位友人。他正在琢磨：这两位友人是很守时间的大学教授，今天是怎么啦？

当他正不停地看表时，大厅的门被两位满头大汗的友人推开。夫妇俩见到孙道临就表示歉意，并找到大厅角落的垃圾箱，把背包里、手提包里的雪糕纸杯、棒冰纸……一大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。孙道临先生见此情景，终于明白他们晚到的原因了。

这对夫妇是从南京路走到和平饭店的，一路上见到纸屑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因此来晚了。

在欧洲，很多国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在公共场所，偶尔见地上有纸屑就会很自觉地捡起来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或是随手放进包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丢掉。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已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那两位英国友人因为在路上不停地捡纸杯、棒冰纸等物而迟到，这让孙道临先生回忆起

## 自觉的行为

孙渝烽

来还为国人而脸红。

早几年，我看一部美国电影《为戴茜小姐开车》，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至今也没有忘记：影片中戴茜小姐有事去另一个城市，中途他们停下车吃随身带的三明治当午餐。戴茜小姐吃完三明治后把包装纸捏在手里，她等黑人司机吃完后接过他手中的包装纸一起放进手提包里，才离开而去。绝不污染优美的环境，多小的一个细节，可早已变成一种习惯，成为一种自觉行为。

2003年我和妻子去日本探亲，日本人民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、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的自觉行为更是让我们肃然起敬。行人只要见红灯就绝对不穿越马路，即使是在很偏僻的地方，汽车十分稀少、马路很窄、几步就能穿过去，也绝对遵守交通规则：红灯停、绿灯行。

记得有一次，儿子开车带我们去名古屋一名胜地看枫叶，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、两个车道，进一条，出一条。这天正好周末，开车前来游览的人特别多，进山的汽车排成长龙足足有二三公里长。汽车有秩序地排成队、慢慢前行，没有一辆车从旁边

的空道上抢道前行，我们为此十分惊叹！

我们去海豚馆看海豚表演，去东京迪士尼乐园，人很多，还有很多孩子，可场馆的地上干干净净，没有人随地乱丢果皮纸屑。迪士尼乐园有个大餐厅，能容纳近千人用餐，可餐厅里没有一个服务员，游人自觉地排队购买好食品、饮料，端着盘子在餐厅用餐，给后来用餐者留下干净的桌面。

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们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行为，我想只要在思想上树立起社会公共道德的观念，并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中切切实实、点点滴滴去做，就会养成一种习惯，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上海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也必将是一座文明礼貌的大都市。



这对夫妇是从南京路走到和平饭店的，一路上见到纸屑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因此来晚了。

在欧洲，很多国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在公共场所，偶尔见地上有纸屑就会很自觉地捡起来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或是随手放进包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丢掉。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已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那两位英国友人因为在路上不停地捡纸杯、棒冰纸等物而迟到，这让孙道临先生回忆起

秋风渐凉，霜降脚边，正是一年一度吃蟹的最好时节。人们常以吃到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乐事。

我父亲是吃蟹能手。他会洗蟹、捆蟹、煮蟹；会用姜末、香菜、酸醋、白糖、味精……调制口可的调料；他会用自制的剥蟹工具——“蟹八件”，将蟹肉剔得干干净净。他边吃还边教孙儿辈怎么吃蟹……每当吃完时，还将蟹螯制

成蝴蝶，粘贴在墙上，好像是要为吃蟹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
每当吃蟹的时候，我少不了要挨批。父亲常说我是“牛吃蟹”。因为我吃得快，吃得又不干净；从不照着《红楼梦》里吃蟹的步骤去做……其实我吃蟹的习惯，是在下乡插队时养成的。

1968年初秋，我插

队到苏州跨塘公社。所住的房子，离阳澄湖边最多只有200多米远。下乡时，正赶上“以粮食为纲”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

## 牛吃蟹

张志新

村除了种植水稻，一切副业都不准搞。夏天，晚稻插完秧，就没有什么活可干了。

入秋，水稻开始灌浆，这正是“秋风响、蟹脚痒”的时节。螃蟹常常会乘着月光爬到稻田里，用螯夹断稻秆，吸食稻浆和嫩粒。由于营养滋

润，阳澄湖里的蟹只肥满，傍晚，我常会约一两小伙，在西港河里拦河竖起一道预先编织好的竹篱帘子，在河边挖出一块平地，点上

一盏不明不暗的小桅灯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。黄昏一过，蟹就会沿着竹帘子速速地爬上来，有时接连着抓都来不及。我插队

的地方，在阳澄湖南岸，如果白天刮的是西北风，一晚上准能抓到整篓子的螃蟹。那时，我常会叫上大队里的其他知青，煮上一大脸盆螃蟹，大家围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上一

顿，有时吃得嘴唇、舌头都生痛。

当年捉蟹，还有一种方法：就是在河底贴着生泥打

一个洞。在洞的一端插上一根竹杆，另一端露在水

边。有些蟹懒得自己打洞，就钻到这些现成的洞中“居住”。我们想吃蟹的

时候，只要将竹杆在洞中

一阵插拔，洞中的蟹感

到水在晃动，就会急急地从洞的另一端爬出。

每一次，我们都能抓到好几只……

现在的蟹价，今非昔比，但蟹农收入很丰盛。城

市里吃蟹的人多了，尽

管价格高了点，但毕竟秋风

里吃顿蟹宴，那是一件乐事！



## 夜光杯



边看边聊

看过一个动画短片，很有意思。有爷孙俩骑着一头驴去北村走亲戚。没走多久，一个过路的中年人看见了，说：“两人骑一头驴，把驴都压死了，太不爱惜牲畜了！”听了这话，爷爷赶紧下来，让孙子一个人骑，自己下地走。没走多远，一个老人看见了，说：“还尊老呢，哪有孙子骑驴，爷爷走路的道理！”马上，孙子下驴，爷爷上驴。又没走多远，一个孩子生气地说：“还爷爷呢，自己骑驴，孙子走路，这叫什么世道？”于是老爷爷和孙子谁也不敢骑驴了，一起牵着驴走路。来到北村，几个种菜的人见了，说：“没见过这么笨的人，有驴不骑！”这时，老爷爷和孙子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突然想出一“绝招”：把驴子的四只脚绑起来，爷孙俩用棍子扛着走。结果招致了更多人的嘲笑。驴子也因为不舒服，挣扎了起来，在经过一座桥时，掉进河里淹死了。

按自己方式走路吧

李秀芹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孙道临老师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脸红的事。有两位英国朋友约他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饭店见面。他准时到达大厅，可等了一刻钟还没见到两位友人。他正在琢磨：这两位友人是很守时间的大学教授，今天是怎么啦？

当他正不停地看表时，大厅的门被两位满头大汗的友人推开。夫妇俩见到孙道临就表示歉意，并找到大厅角落的垃圾箱，把背包里、手提包里的雪糕纸杯、棒冰纸……一大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。孙道临先生见此情景，终于明白他们晚到的原因了。

这对夫妇是从南京路走到和平饭店的，一路上见到纸屑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因此来晚了。

在欧洲，很多国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在公共场所，偶尔见地上有纸屑就会很自觉地捡起来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或是随手放进包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丢掉。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已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那两位英国友人因为在路上不停地捡纸杯、棒冰纸等物而迟到，这让孙道临先生回忆起

秋风渐凉，霜降脚边，正是一年一度吃蟹的最好时节。人们常以吃到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乐事。

我父亲是吃蟹能手。他会洗蟹、捆蟹、煮蟹；会用姜末、香菜、酸醋、白糖、味精……调制口可的调料；他会用自制的剥蟹工具——“蟹八件”，将蟹肉剔得干干净净。他边吃还边教孙儿辈怎么吃蟹……每当吃完时，还将蟹螯制

成蝴蝶，粘贴在墙上，好像是要为吃蟹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
每当吃蟹的时候，我少不了要挨批。父亲常说我是“牛吃蟹”。因为我吃得快，吃得又不干净；从不照着《红楼梦》里吃蟹的步骤去做……其实我吃蟹的习惯，是在下乡插队时养成的。

1968年初秋，我插

队到苏州跨塘公社。所住的房子，离阳澄湖边最多只有200多米远。下乡时，正赶上“以粮食为纲”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

村除了种植水稻，一切副业都不准搞。夏天，晚稻插完秧，就没有什

么活可干了。

入秋，水稻开始灌浆，这正是“秋风响、蟹脚痒”的时节。螃蟹常常会乘着月光爬到稻田里，用螯夹断稻秆，吸食稻浆和嫩粒。由于营养滋

润，阳澄湖里的蟹只肥满，傍晚，我常会约一两小伙，在西港河里拦河竖起一道预先编织好的竹篱帘子，在河边挖出一块平地，点上

一盏不明不暗的小桅灯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。黄昏一过，蟹就会沿着竹帘子速速地爬上来，有时接连着抓都来不及。我插队

的地方，在阳澄湖南岸，如果白天刮的是西北风，一晚上准能抓到整篓子的螃蟹。那时，我常会叫上大队里的其他知青，煮上一大脸盆螃蟹，大家围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上一

顿，有时吃得嘴唇、舌头都生痛。

当年捉蟹，还有一种方法：就是在河底贴着生泥打

一个洞。在洞的一端插上一根竹杆，另一端露在水

边。有些蟹懒得自己打洞，就钻到这些现成的洞中“居住”。我们想吃蟹的

时候，只要将竹杆在洞中

一阵插拔，洞中的蟹感

到水在晃动，就会急急地从洞的另一端爬出。

每一次，我们都能抓到好几只……

现在的蟹价，今非昔比，但蟹农收入很丰盛。城

市里吃蟹的人多了，尽

管价格高了点，但毕竟秋风

里吃顿蟹宴，那是一件乐事！

李秀芹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孙道临老师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脸红的事。有两位英国朋友约他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饭店见面。他准时到达大厅，可等了一刻钟还没见到两位友人。他正在琢磨：这两位友人是很守时间的大学教授，今天是怎么啦？

当他正不停地看表时，大厅的门被两位满头大汗的友人推开。夫妇俩见到孙道临就表示歉意，并找到大厅角落的垃圾箱，把背包里、手提包里的雪糕纸杯、棒冰纸……一大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。孙道临先生见此情景，终于明白他们晚到的原因了。

这对夫妇是从南京路走到和平饭店的，一路上见到纸屑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因此来晚了。

在欧洲，很多国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在公共场所，偶尔见地上有纸屑就会很自觉地捡起来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或是随手放进包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丢掉。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已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那两位英国友人因为在路上不停地捡纸杯、棒冰纸等物而迟到，这让孙道临先生回忆起

秋风渐凉，霜降脚边，正是一年一度吃蟹的最好时节。人们常以吃到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乐事。

我父亲是吃蟹能手。他会洗蟹、捆蟹、煮蟹；会用姜末、香菜、酸醋、白糖、味精……调制口可的调料；他会用自制的剥蟹工具——“蟹八件”，将蟹肉剔得干干净净。他边吃还边教孙儿辈怎么吃蟹……每当吃完时，还将蟹螯制

成蝴蝶，粘贴在墙上，好像是要为吃蟹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
每当吃蟹的时候，我少不了要挨批。父亲常说我是“牛吃蟹”。因为我吃得快，吃得又不干净；从不照着《红楼梦》里吃蟹的步骤去做……其实我吃蟹的习惯，是在下乡插队时养成的。

1968年初秋，我插

队到苏州跨塘公社。所住的房子，离阳澄湖边最多只有200多米远。下乡时，正赶上“以粮食为纲”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

村除了种植水稻，一切副业都不准搞。夏天，晚稻插完秧，就没有什

么活可干了。

入秋，水稻开始灌浆，这正是“秋风响、蟹脚痒”的时节。螃蟹常常会乘着月光爬到稻田里，用螯夹断稻秆，吸食稻浆和嫩粒。由于营养滋

润，阳澄湖里的蟹只肥满，傍晚，我常会约一两小伙，在西港河里拦河竖起一道预先编织好的竹篱帘子，在河边挖出一块平地，点上

一盏不明不暗的小桅灯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。黄昏一过，蟹就会沿着竹帘子速速地爬上来，有时接连着抓都来不及。我插队

的地方，在阳澄湖南岸，如果白天刮的是西北风，一晚上准能抓到整篓子的螃蟹。那时，我常会叫上大队里的其他知青，煮上一大脸盆螃蟹，大家围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上一

顿，有时吃得嘴唇、舌头都生痛。

当年捉蟹，还有一种方法：就是在河底贴着生泥打

一个洞。在洞的一端插上一根竹杆，另一端露在水

边。有些蟹懒得自己打洞，就钻到这些现成的洞中“居住”。我们想吃蟹的

时候，只要将竹杆在洞中

一阵插拔，洞中的蟹感

到水在晃动，就会急急地从洞的另一端爬出。

每一次，我们都能抓到好几只……

现在的蟹价，今非昔比，但蟹农收入很丰盛。城

市里吃蟹的人多了，尽

管价格高了点，但毕竟秋风

里吃顿蟹宴，那是一件乐事！

李秀芹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孙道临老师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脸红的事。有两位英国朋友约他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饭店见面。他准时到达大厅，可等了一刻钟还没见到两位友人。他正在琢磨：这两位友人是很守时间的大学教授，今天是怎么啦？

当他正不停地看表时，大厅的门被两位满头大汗的友人推开。夫妇俩见到孙道临就表示歉意，并找到大厅角落的垃圾箱，把背包里、手提包里的雪糕纸杯、棒冰纸……一大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。孙道临先生见此情景，终于明白他们晚到的原因了。

这对夫妇是从南京路走到和平饭店的，一路上见到纸屑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因此来晚了。

在欧洲，很多国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在公共场所，偶尔见地上有纸屑就会很自觉地捡起来，扔进就近的垃圾箱或是随手放进包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丢掉。爱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已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。

那两位英国友人因为在路上不停地捡纸杯、棒冰纸等物而迟到，这让孙道临先生回忆起

秋风渐凉，霜降脚边，正是一年一度吃蟹的最好时节。人们常以吃到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乐事。

我父亲是吃蟹能手。他会洗蟹、捆蟹、煮蟹；会用姜末、香菜、酸醋、白糖、味精……调制口可的调料；他会用自制的剥蟹工具——“蟹八件”，将蟹肉剔得干干净净。他边吃还边教孙儿辈怎么吃蟹……每当吃完时，还将蟹螯制

成蝴蝶，粘贴在墙上，好像是要为吃蟹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
每当吃蟹的时候，我少不了要挨批。父亲常说我是“牛吃蟹”。因为我吃得快，吃得又不干净；从不照着《红楼梦》里吃蟹的步骤去做……其实我吃蟹的习惯，是在下乡插队时养成的。

1968年初秋，我插

队到苏州跨塘公社。所住的房子，离阳澄湖边最多只有200多米远。下乡时，正赶上“以粮食为纲”、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

村除了种植水稻，一切副业都不准搞。夏天，晚稻插完秧，就没有什

么活可干了。

入秋，水稻开始灌浆，这正是“秋风响、蟹脚痒”的时节。螃蟹常常会乘着月光爬到稻田里，用螯夹断稻秆，吸食稻浆和嫩粒。由于营养滋

润，阳澄湖里的蟹只肥满，傍晚，我常会约一两小伙，在西港河里拦河竖起一道预先编织好的竹篱帘子，在河边挖出一块平地，点上

一盏不明不暗的小桅灯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。黄昏一过，蟹就会沿着竹帘子速速地爬上来，有时接连着抓都来不及。我插队

的地方，在阳澄湖南岸，如果白天刮的是西北风，一晚上准能抓到整篓子的螃蟹。那时，我常会叫上大队里的其他知青，煮上一大脸盆螃蟹，大家围在一起，美美地吃上一

顿，有时吃得嘴唇、舌头都生痛。

当年捉蟹，还有一种方法：就是在河底贴着生泥打

一个洞。在洞的一端插上一根竹杆，另一端露在水

边。有些蟹懒得自己打洞，就钻到这些现成的洞中“居住”。我们想吃蟹的

时候，只要将竹杆在洞中

一阵插拔，洞中的蟹感

到水在晃动，就会急急地从洞的另一端爬出。

每一次，我们都能抓到好几只……

现在的蟹价，今非昔比，但蟹农收入很丰盛。城

市里吃蟹的人多了，尽

管价格高了点，但毕竟秋风

里吃顿蟹宴，那是一件乐事！

李秀芹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孙道临老师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脸红的事。有两位英国朋友约他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饭店见面。他准时到达大厅，可等了一刻钟还没见到两位友人。他正在琢磨：这两位友人是很守时间的大学教授，今天是怎么啦？

当他正不停地看表时，大厅的门被两位满头大汗的友人推开。夫妇俩见到孙道临就表示歉意，并找到大厅角落的垃圾箱，把背包里、手提包里的雪糕纸杯、棒冰纸……一大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。孙道临先生见此情景，终于明白他们晚到的原因了。</p